

三島由紀夫「葵上」－中国語翻訳の試み

崎原麗霞*

一. 初めに

20世紀における重要な作家の一人である三島由紀夫(1925-1970)は、小説に留まらず、劇作にも才覚を呈し、書き残した『近代能楽集』は、能の謡曲を近代劇に翻案したものであり、日本国内のみならず海外でも舞台芸術として好評な作品群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われている。三島由紀夫戯曲の多くが故事を現代風に物語る展開になっている上、共感が得られやすい。また、近年、中国との舞台交流が多く行われ、三島由紀夫の戯曲も中国では認知度が高まりつつある。実際、昨年(令和元年)11月に中国四川省で開催された「中国・大涼山国際演劇祭」に招待され、鹿野町に活動拠点を置く「鳥の劇場」が、「班女」/「葵上」を上演し、大きな反響を呼んだ。本稿はその際に筆者が翻訳した「葵上」(中国語台本)に加筆したものである。

「葵上」あらすじは以下である。入院して毎日、夜になると苦しみ出す妻・葵の病室へ、美貌の若い夫・若林光が見舞いに訪れた。看護婦によると毎晩見舞いに来る大ブルジョア風の女がいるという。その夜、贅沢な和服を身に纏い、手に黒い手袋をつけて葵の病室に現れたのは、光のかつての恋人の六条康子だった。毎夜、葵を苦しめているのは嫉妬に狂った六条康子だった。光の気持ちを自分のほうへ向けさせようと、病室に、かつて二人が乗った湖上のヨットが現われ、康子は幸福だった昔を語り出す。その不思議な魔力により、光は一瞬、妻の葵のことを忘れたが、葵のうめき声で我にかえり、康子の愛を拒む。そして康子は病室から消えた。はっと思いついた光は、六条康子の家に電話をかけた。康子は電話に出て、ずっと家で寝ていたと言う。病室に現れたのは康子の生霊だったと気づく光。その瞬間、病室のドアの外から、病室から消えた康子が、電話のそばに忘れた黒手袋をとって頂戴と、光に声をかけた。受話器をそのままに、突然と黒い手袋を手に取り、光は病室から出て行ってしまい、死にかけている妻・葵を見捨て闇の世界に引き込まれていく。そして受話器から康子の、「何の用なの? なぜ御返事がないの?……もしもし、光さん、もしもし……」¹という声が響く中、突然、葵が恐ろしい音を立てて床の上に転がり落ちて、死ぬ。

二. 『葵上』中国語訳文

登場人物：六条康子，若林光，葵，护师

深夜，某医院病房。舞台的左侧有一扇大窗户。窗帘紧闭。舞台里侧有张大床。葵睡在床上。舞台右侧为病房门。

*鳥取大学教育支援・国際交流推進機構教育センター 准教授

光：(提着旅行包，身穿雨衣，由护领着进门。青年很帅气，他压低嗓子问道)她睡得很熟，是吗？

护师：是，熟睡中。

光：我们正常谈话，不会吵醒她吧？

护：药起效了。我们还可以再大点儿声。

光：(仔细端详阿葵的睡脸)她睡得很安静。

护：现在是很安静。

光：现在？

护：是啊，但是到了半夜……

光：她很痛苦？

护：痛苦不堪。

光：哦。(拿起挂在床头的病房卡念道)若林葵，于12日晚9点住院。……我想在这儿住一晚。

护：(指着舞台右侧)就隔壁房间吧。

光：有床和被子吧？

护：有。你现在就休息吗？

光：不，我还不睡。(坐下，点烟)……我出差时听说她病了。他们说说不严重。可需要住院，就一定很严重吧？

护：你太太经常发作吗？

光：这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这次我的出差很重要，于是今早处理好工作后，就匆忙往回赶。不在她身边我很担心。

护：我理解。

(桌子上电话铃声微弱地响起)

光：(拿起话筒到耳边)我什么也听不见。

护：经常是晚上这个时间点来电话。

光：是不是出故障了？为什么病房里要装电话？

护：医院里每个病房都装有电话。

光：可有谁会打电话给病人？

护：是给病人装的。护师不够，病人有事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想看书，也可以自己打电话到书店，用外线。我们有3个接线员24小时轮班。当然，需要绝对安静的病人，不能装电话。

光：不是说我太太需要绝对安静的吗？

护：她睡熟后就会乱动。一会儿拍拍手臂，一会儿呻吟，一会儿翻身。不能说她是彻底安静。

光：(发怒)你们太过分了！……

护：我们不对病人的梦幻负责！

(护师开始坐立不安)

光：你怎么这么紧张？

护：没什么，并不是因为你的魅力。

光：(苦笑)这医院真够呛。

护：你很帅。像个源氏王子。我们医院的护训练有素。我们都接受过精神分析法，完全克服了性爱自卑感，(张开双臂)在这里所有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院长和年轻医生都有心理准备的。需要时就开药方，药名为性爱。就这样，彼此相安无事。

光：(钦佩状)噢

护：你太太所有的梦幻都是性爱自卑感在作怪。你别担心，放开就好了。所以，第一步就是对她进行睡眠治疗。

光：你是说，我太太，在接受睡眠疗法？……

护：对。(依然坐立不安)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家属，朋友要来探望病人。没有必要呀，因为每个人都是性欲的恶魔，就连那个每晚都来的奇怪的客人……

光：每晚？来这儿？有客人？

护：啊，……我多嘴了。自从你太太住院之后，每晚都来，而且总是很晚，说是只有这个时候才得闲。这话本不该告诉你，我应该保密。

光：这家伙……是男的？

护：别多心……是中年妇女，很漂亮的……她快要到了。每次她到后，我就退下休息。因为她总让我坐立不安。

光：什么样的女人？

护：她是十足的贵妇，有钱人的贵妇。越富有的家庭，性压抑越厉害。……她快到了。(走近窗户，打开窗帘)……您看，每家每户都关灯休息了，只看到两排明晃晃的街灯。现在是做爱时间，用于做爱，打架和相互憎恶。白天的战斗结束后，夜晚的战斗随之而来，而且更为血腥，更为忘我。夜晚的号角宣布争斗的爆发。女人流血，死去，之后又不断地复活。她必须先死去才能复活。这些男男女女的武器上都烙印着黑色勋章。他们的旗帜是纯白色，但却被践踏，蹂躏，有时还会血迹斑斑。鼓手在敲击着心脏的大鼓，代表着荣誉和耻辱的大鼓。即将死去的人们呼吸是那么均匀。他们自豪地炫耀着伤口，如洞口般大的伤口。那个男人将自己的脸埋进泥潭而亡。所谓的耻辱才是他们的勋章。家庭里看不到灯光是很自然的。你看到的，在你面前那一排排的，不是房子而是坟墓。是邪恶的，腐烂的坟墓。月光永远照不到墓碑的正面。……跟它们相比，我们就是天使。在爱的世界里，在爱的时刻，我们都很超脱。我们只是在病床上制造化学变化。这样的医院再多也不够。这是我们院长的口头常。……哦，她来了。她来了！她总是开那辆车来，银灰色的豪车。豪车飞驰而来，之后会优雅地停在医院前。您看！（阿光走近窗户）她正驶过高架桥。总是从那个方向来。瞧……，转了个弯……瞬间就到了。车门开了，我得走了。晚安。

(护师匆忙从舞台右侧门退场。停顿片刻……。电话闷声响起。又停顿片刻……。六条康子的活冤魂从右侧门进屋。她穿着奢华的和服，手上戴着黑手套)

光：欸?!六条太太?!

六条康子：……阿光!久违了!

光：原来晚间客人是你!

六：谁告诉你的?

光：……

六：那护士说的？真是嘴碎……我不是来慰问病人的。只是听说你出差了，我每晚都替你来送花束。

光：花束？

六：(伸出戴着手套的双手)你看我空着手吧？我的花是隐形的，是痛苦之花。(做出在枕头边插画姿态)放在她枕边，花蕾就会开出灰色的花朵。叶子下面带着很多恐怖的刺，花朵散发出令人厌恶味儿，并弥漫整个房间。于是，你看，病人脸色就会失去平静，面颊颤抖，充满恐惧。(把戴着手套的双手放在阿葵的脸上)阿葵正梦见她的脸变得丑陋无比。梦见她那引以为豪的美丽的脸蛋已布满皱纹。如果我现在把手轻轻放在她的喉咙上，(触摸病人的喉咙)她就会梦见有人在勒她的脖子。她的脸会变红，呼吸困难，手脚会痛苦地扭动……

光：(急忙推开康子的双手)你对阿葵做了什么？

六：(起身离开，轻柔地)我要让她痛苦。

光：阿葵是我太太，我不允许你这么欺负她。你走吧。

六：(愈发轻柔地)我不走。

光：你要……

六：(走近，轻柔地抓住光的手)我今晚来是为了见你。

光：(甩开她的手)你的手冰凉。

六：这不奇怪。我早就没有热血了。

光：这手套……

六：你不喜欢的话，我就脱了，举手之劳。(边走边发躁地脱下手套，把手套放到电话边)……我有事，很重要的事要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深更半夜地跑来，半夜……(看手表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了。夜晚跟白天不一样，夜晚身体是自由的。人类也好，物质也好，全都进入睡眠。这堵墙，衣柜，玻璃窗，门……统统都睡着了。睡着了就漏洞百出，很容易穿越。我穿越时，就连墙也没有反映。你觉得夜晚是什么样的？在夜晚，所有的东西都能和谐相处。白天是光与影的战争，但夜幕降临后，屋里的夜晚就会与屋外的夜晚联手合作，它们是同类。夜晚的空气是阴谋的会师。恨与爱，痛苦与欢乐，所有的一切，都与夜晚的空气沆瀣一气。漆黑夜晚的谋杀，会让你觉得你杀的女人是何等的亲切。(笑)你怎么这么直瞪地看我？难道是我这老太婆模样，吓着你了？!

光：你曾发过誓，说再也不见我了。

六：那时，听着我发誓，你很开心。后来你就娶了阿葵。(愤怒地回头看了一眼阿葵的睡姿)和这个虚弱，病态的女人！(茫然地)从此，我就整夜整夜无法入眠。即便闭上眼睛，我也无法睡着。那之后，我从未合过眼。

光：你是来这儿怜悯我的吗？

六：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我想杀掉你，同时我也想让你即将死去的你怜悯我。这里夹杂着各种情感，各种情感冲击着我，你能理解吗？

光：我不理解。

六：(凑近脸)吻我。

光：别这样！

六：你漂亮的眉毛，清澈的眼眸，冷傲的鼻梁，你的……

光：别说了。

六：……你的唇。(轻风般地亲吻他)

光：(跳开)别这样!

六：第一次吻你时，你也是像只小鹿似的跳开了。

光：是的。我并不爱你。那只是孩子般的好奇罢了，而你却利用了我的好奇心。一个女人利用了男人的好奇心，应该受到什么惩罚，我想你应该有自知之明。

六：你觉得你根本没爱过我，你只是研究我，至少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你够天真的！天真过头！

光：我不再是孩子了。现在我是一家之主。你不觉得害臊吗？我太太就睡在你身边。

六：我只是来处理我的事。没什么好害臊的。

光：什么事？

六：让你爱我。

光：你，你疯了吧，六条太太？

六：我的名字可是康子。

光：我已没必要直呼你的名字了。

六：(突然跪下，紧抱住站立着的阿光的大腿，脸紧贴着他的膝盖)求求你，别这么冷漠。

光：我第一次见你失去自傲。(旁白)真奇怪。我感觉不像是被人抱着，而且挪不开脚。

六：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失去了自傲。

光：你早点表白就好了。或许结果就会不一样。

六：都是你的错，是你没察觉到。难道你看不出，我的眼里早已没有了骄傲？一个女人一旦失去骄傲，就会以高压的姿态待人。女人渴望成为女王，是因为女王拥有最多可以失去的自尊……啊，膝盖……你的膝盖，像又冷又硬的枕头。

光：康子……

六：我要枕着你的膝盖睡觉。这枕头又冷又硬，永远不会变得温暖……我的头一放上，它就变得滚烫，我的脑袋就不得已地从滚烫的枕头逃向阴冷处。一个可以赤脚走过炙热沙漠的人，也无法忍受这滚烫的枕头。

光：(口吻温柔了一些)别这么说。我可是个脆弱的男人。

六：现在我明白了。你娶阿葵也是可怜在作祟。是吗？

光：(推开康子)不要轻易下结论。(他在椅子上坐下。康子依旧抱住他的大腿，如小猫般地把脸贴在他的膝盖上)

六：别抛下我。

光：(边着吸烟)你早已被抛弃了。

六：可你还爱着我。

光：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取笑似地)你来不是为了折磨阿葵的？

六：(忧郁地)我要一举两得。给我支烟吧。

(阿光递给康子一支烟。但康子突然从他嘴边夺下烟后抽上。无奈地，他只好把递给康子的烟叼在嘴边，点火)

光：年轻时，我情绪不稳定，不踏实。我需要一个枷锁，需要个笼子把我关起来。正好你就是那个笼子。而我再次渴望自由时，你却依然是笼子，是枷锁。

六：看你在我的笼中，在我的枷锁中挣扎着寻求自由，曾经是我的快乐，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真正爱上你。

那是秋天，初秋，你到我别墅来找我。我驾着帆船去接你，游艇港就在车站旁……那天晴空万里，桅杆轻轻地吱吱作响。而帆船……

光：帆在船上……

六：(突然锐利地)你不讨厌与我共享记忆？

光：你我的记忆不同！尽管当时我俩在一起。

六：我们在同一只船上。帆在船的上空飞舞。哦，祈祷那帆重现，重现在我们上空！

光：(紧盯窗户)船在哪里？

六：帆船来了。

(奇特的音乐响起。舞台左方出现一艘很大的帆船。它像白天鹅般优雅徐徐而来，在两人和病床之间停下。船帆就像银幕般，把病床遮掩。两人摆出乘上帆船的姿势)

六：我们在湖上！

光：多美妙的微风啊！

六：你第一次来到我别墅，是吧？别墅在山脚湖边。很快你就会看到房顶，就在那一片树后。房顶是青瓷色的。夜幕降临后，狐狸就在别墅周围徘徊，我能听见它们在山里哭泣，你听到过狐狸哭泣吗？

光：没，没有。

六：今晚你就能听到。同时你也能听到家鸡在死前发出的惨叫，那是狐狸在撕裂它的喉咙。

光：我才不想听这些呢。

六：你一定会喜欢我的花园，春天欧芹沿着草坪蔓延，整个花园充满了芬芳。等到梅雨时节，花园就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湖水上涨时，你会看到紫阳花窒息在浸满水的草丛中。你见过被淹死的紫阳花吗？现在是秋天了，蜻蜓低飞在芦苇和湖面之间，就像冰上的雪橇。

光：你的家就在那边，是吗？

六：对，青瓷色屋顶。日落傍晚时分，远远就能看到。屋顶和窗户也会熠熠生辉，而那光芒就像灯塔一样，老远就能看到。你怎么了？为何默不作声？

光：(温柔地)此时此刻，不需要语言。

六：你这温柔的口吻，对我来说就是药，能立即治愈我所有伤痛的神丹妙药。但……我知道，你的作风，你先给我上药，然后再给我创伤。绝对不会颠倒顺序。先上药，然后再给创伤，而我有了创伤之后，你就绝对不再给我上药……我太了解了。我已经是个老女人了。一旦我受了伤，再也不会像年轻的女孩那样迅速愈合。你越温和，我就越害怕。我在想，如此有效的神丹妙药之后，将会是何等恐怖的伤痛在等着我。如今，我倒是愿意听你说粗鲁的话语。

光：你总是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六：是的，就像白天之后夜幕降临一样，痛苦将随之而来。

光：我简直不相信我还有能力让人痛苦。

六：因为你还年轻。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就算你早上醒来外出遛狗，这不经意的举动，也会让好多女人在你看不到的

地方为你痛苦，你要知道，你活着，就是许多女人痛苦的根源。即便你看不到她们，她们也能看到你，她们再努力想要避开你的眼神，也无济于事，因为你就像耸立的城堡一样清晰可见。

光：我们不说这些吧。

六：好吧。我还能对你说这些，说明我还是幸运的。

光：你的别墅越来越清晰了。二楼的花窗，阳台的木栏杆都清晰可见。家里没人吧？

六：没人，是空房。期待能在那和你一起老死。

光：一起老死？这么遥远的事，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明天就死了。比如说，那只船翻了……

六：船翻了?! 我怎么就没想到为你准备只摇摇欲坠的破船呢？真笨哪。

光：(摇晃着帆支柱) 看！快翻了！

(康子，冲向他，两人相拥)

葵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微弱地) 救命啊！救命啊！

(随着呼救声，病床上挣扎着的葵的影子出现在船帆的表面)

光：好像有呼救声？

六：不，是狐狸。白天，狐狸的叫声从山那边传来，掠过平静的湖面传入耳中。

光：嗯?……又听不见了。

六：我很奇怪，为什么世上的东西都有左和右。现在我站在你右边。这么一来，你的心脏就离我很远。但是，如果站在你的左边，我就看不到你右侧脸庞了。

光：我变成气体蒸发掉最好。

六：是啊。在你右边时，我嫉妒你左边的一切，感觉它被谁占有了。

光：(把手从帆船边缘伸入湖中) 我左边可是湖哦。它的手可是冰冷的。……看哪！(指着手) 几乎结冰了。而现在只是初秋。

(船帆的对面，传来呻吟声)

光：欸？

六：什么？

光：你没听见吗。像是有人在呻吟。

六：(竖耳倾听) 是桅杆在响。

光：风向变了。(操作船帆的动作。船帆不动亦可)……我清楚地看到湖畔的芦苇顺风摇曳。风刮得湖面抽风似的起褶。

六：我说，你要是爱上了比我年轻，漂亮的女人，而且还和她结婚的话……

光：那你会怎么样……

六：我想我才不会去寻死。

光：(笑) 那就好。

六：我不会寻死，但我想我一定会杀了她。我的灵魂会活着离开我的身体，去折磨她。我会用尽办法去折磨她，直到她死去。可怜的她每晚都会被邪恶的冤魂折磨至死。

葵的声音：(从远处微弱地)救命！救命！

光：又是那个声音。会是谁呢？

六：帆被风吹响。是风在响。

(船帆上清晰地投影出痛苦地伸手求援的阿葵)

葵的声音：很大声地)啊！啊！救救我！救命！

光：(惊愕)谁的声音？！

六：是家鸡的喉咙被狐狸咬碎的声音。风把它从岸边带过来的。我们离岸边很近了。

光：好像有人溺水了。

六：溺水？谁会溺水？如果有人溺水的话，那该是我们！

葵的声音：(很清晰地)救命！救救我！

光：是阿葵！

六：(笑)不，是只家鸡。

光：一定是阿葵的声音。

六：不要抛弃我！

光：是你坏！你把阿葵……

六：不，不是我的错，都是你……

葵的声音：呜，呜……

光：阿葵！

六：你好好看着我！你爱的不是阿葵，别犯傻，你爱的是我！是我！

光：(摇头)不，不对。

(两人无语地对峙。怪调音乐响起。康子转过身欲前往帆的背面，阿光拉住她。康子甩开他，冲入帆背。阿光追逐着进入船帆背面。舞台转暗。在怪调音乐声中，帆船徐徐滑向舞台右方。帆船消失后，舞台瞬间明亮。不见康子的身影。阿光独自一人茫然地呆立着)

光：(突然醒悟，抓起桌上的电话筒)喂……喂……我要外线。外线……是外线吗？请接中野 999 号……喂，喂……是六条先生家吗？是六条先生吧！康子太太在吗？对，太太……她已经睡了？欸？在她卧室？……好，请叫醒她。我吗？我是若林，若林光。我有急事，请务必叫醒她。是的……

(停顿片刻。光担心地探视病床。葵安静地仰睡在病床上)

光：喂，喂……康子是你？什么？你整晚都待在家里？你睡着了？我是在跟康子说话，没错吧？(旁白)对，是她的声音……那么刚才的一定是她的活着的冤魂。……对，喂，喂……。

(有人在敲舞台右侧门)

六条康子の声：(清晰的语调从门外传入) 阿光，我忘了东西。忘了手套。我的黑手套，就在电话旁。你把它递给我。

(光茫然地拿起手套，丢下电话筒，走向舞台右侧的房门，开门离去。此刻，电话筒里康子的声音突然转大，传入观众耳中)

电话康子的声：喂，喂……什么？……阿光，出什么事了？你半夜把我叫醒，又突然一声不吭，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回答我？……喂，阿光，……喂，喂……

(电话里最后一声“喂”，病床上穿着洁白衣裳的葵，突然把手伸向电话方向，而后随着一声可怕的响声，她从床上滚落，毙命。舞台迅速转暗。

帷幕落下

三. 結びに

三島由紀夫『葵上』は、1955年に初演されたと記録されているが、葵上が文学作品に最初に登場したのは『原氏物語』であろう。また、能にも「葵上」という演目がある。しかし、三島由紀夫『近代能楽集』に描かれた「葵上」は、能の演目「葵上」とはかなりかけ離れている。能の「葵上」は、六条康子の生霊と横川の小型との戦いであり、最終的には小型が、読誦の力で悪鬼心を和らげるが、三島由紀夫の「葵上」においては、小型の代わりに六条の昔の恋人だった光を登場させている上、光が康子の生霊に導かれ、死にかけている妻・葵を見捨てしまったという衝撃的な結末が描かれている。

物語は病室から湖上のヨットへと場面を変え、生霊と現身の電話の声との交錯、そして六条康子の不思議な力に引っ張られて、光は、助けを待っている妻・葵を見捨て、康子の闇の世界へと引き込まれていくという息のむ展開を見せている。単純な嫉妬怨恨劇というより、三島由紀夫が見せてくれた夜の「闇」の世界に注目したい。病室で光と会った康子が、「夜は昼間とちがって、体が自由なの。人間も、物質も、みんな眠っているんですもの。この壁も、箆笥も、窓硝子も、ドアも、みんな眠っているの。眠っていて、みんな隙間だらけなの。そのあいだをとるのは造作もないのよ。壁をとおるときは、壁にも気づかれずに」¹¹と、語る。つまり、「隙間だらけ」になる夜の闇の世界では、抑制の効かない「欲」が動き出し、昼間の「情」が、夜では「欲」や「憎しみ」、「苦しみ」へと変貌していき、光が、情と欲との間に右往左往し、はてに崩壊の結末を迎える。一瞬と永遠が紙一重である世界を、人間が懸命に生き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れが三島由紀夫「葵上」のテーマであろうと思われる。

参考・引用文献

- 1) 新村出，広辞苑，岩波書店，2003
- 2) 三島由紀夫『近代能楽集』，新潮文庫，2019
- 3) 現代演劇辞典（第6版），商務印書館，2012

i 三島由紀夫『近代能楽集』，新潮文庫，2019，P143

ii 三島由紀夫『近代能楽集』，新潮文庫，2019，P129